

寇錫元花鳥畫集

藝術文化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寇錫元花鳥畫集/寇錫元著 - 香港:藝術文化出版社,2008.7

ISBN7-5132-2041-4/K64

I. 寇… II. 寇 III. 花鳥畫-畫集-中

藝 術 文 化 出 版 社 出 版

開本:285mm×420mm 1/12 字數:1千字

印張:5.5 印數:500

2008年7月第1版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

責任編輯:廣 昊 版式設計:陳 洋

定價:88.00元

妙韵新意法度中

寇錫元花鳥畫淺析

2008年6月的一天，霏霏的細雨使初夏的燥熱頓減了許多，受畫家寇錫元之邀，我驅車來到了位于沈陽東部的方家欄地區。在畫家的畫室中，累笈盈展的作品，給人以目不暇接，在這里可以看到一位傾情藝術而又默默耕耘者的累累果實，也看到了筆墨的自然之性在這里的造化之功。我重視審視這位多年熟悉、寬厚內斂、從不張揚的畫家，移向他那多姿多彩的花鳥畫水墨世界。

寇錫元始從傳統的山水畫入手，在強烈願望的驅使下，臨摹了大量山水名家的畫作，他多年不倦地堅持寫生創作，積累了諸多生活素材，足跡踏遍名山大川，僻野鄉間。從他早期的山水作品可以窺見畫家筆下的煙嵐雲樹、村落平原、深山古寺都通體聯絡，曲折可通，隨意縱橫，應水間出，畫面落墨灑然，一氣貫注。他的山水畫給人以一定穩定性的整體意境和情緒的感染效果，折射出畫家生活和人生環境以及審美理想、情趣的使然願望，彰顯其追求可游、可生、可行的自然境界。

應該說寇錫元的花鳥畫有諸多新意。

其一，田園景色，令人激賞。由于畫家長期深入農村，現場寫生，熟悉生活，積累了豐富題材，使畫家筆下的農家景象生機盎然、氣象萬千。他的一組“藤蔓系列”作品，畫面藤蔓靈動，枝葉復發，植物梗莖交互，折落曲直，構圖參差錯落，疏密有致，用墨濃淡干濕，筆墨處理十分得體。特別是果實誇張渲染，造型飽滿，豐收景象躍然紙上，使您在恬淡清新之余，有返樸歸真之感，“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”之境油然而生。

其二，景色自然，設色高華。畫家大膽采用花青、鎔石等國畫色，一反自然景色的本色，以減輕視覺的沖擊力，不拘泥于色彩還原，使花鳥畫在絢爛之極，復歸平淡。作品溫和滋潤、品相自然、平和清淡，脫開艷麗的浮華，極盡淡雅靜穆，使一局物色體貼和諧，彼此相生而相應，濃淡相間而相成。

其三，氣韵生動，平中見奇。五代荆浩《筆法記》云：夫畫有六要，一曰氣、二曰韵、三曰思、四曰景、五曰筆、六曰墨。南齊謝赫提出的“六法精絕”，也是強調繪畫首先要氣韵生動。寇錫元對花鳥畫的理解和追求，使他深諳水墨花鳥的出新、出品妙法，他畫畫摒棄框套，不受他人干擾，優游于情境之中。畫家的每幅作品中都可以感到空氣在流動，樹林、蓬草、枝葉、花卉都在飄動，風力方向感明晰，增加了作品內涵的舒展和欣賞的張力。這種塑造畫面結構的探索，不但使作品自然愉悅、雅淡沖秀、厚重華滋，更使其呈現超然逸氣，平樸中見奇意。

其四，師古而不泥古。寇錫元在近期的花鳥畫創作中，不斷創新，他的一組墨韵精妙的斗方作品，顯示出畫家求新、求變的創新個性，極見“形見而神生”。他將國畫的傳統技法與西畫相融，使作品面貌清新，奇趣頓開。他將果實變形，減少立體透視，不強調主體真實，改變固有程式，取得了極佳效果。畫面上虛實相間，主體與環境即相離又相合，體現出裝飾化筆墨語言，給人以耳目一新。這種求變的狀態，是畫家不滿足于傳統筆墨“不求形似求生物”的率真個性，使觀賞者愈觀愈覺美不勝收，越是品味越覺不同凡響。

寇錫元擅畫梅，以畫梅見長，但多見于畫家的紅梅。其實他創作的白梅、黃梅、綠梅、墨梅等都顯示出超然的筆意和雄實的功底。畫梅是畫梅、蘭、竹、菊的基礎，梅花常被世人喻以報春、傲雪來咏之。畫家的《白梅》——“忽如一夜清風發，散向乾坤萬里春”；《綠梅》——“疑花疑葉總難分，晴色梢頭剪碧雲”；《早梅》——“姹紫嫣紅耻效顰，獨從末路見精神”；《雪梅》——“梅須遜雪三分白，雪却輸梅一段香”；《墨梅》——“相逢京洛渾依舊，唯恨淄塵染素衣”；《古梅》——“湘妃危立凍蛟脊，海月冷挂珊瑚枝”；《落梅》——“飄如遷客來過嶺，墜似騷人去赴湘”；《臘梅》——“敢參黃面瞿曇句，此是森森闕里花”。作品《清氣滿乾坤》，老干新枝，筆觸蒼辣，動靜生發，在仿古宣上，墨韵瀰漫，尤顯古韵清風。作品《喜鵲登梅》是畫家常以贈人并流傳于海外友人的喜愛作品，在中華傳統的美好寓意下，喜鵲以報春、報喜的靈性之鳥，在畫家的筆下姿態各異、驕情萬種；它們時而在紅梅中站立，時而在黃梅中嬉戲，時而在溪流間顧盼，時而在老梅上低吟。它們歡快親昵，給人以春的喜悅和愛的傳送，表達了畫家追求祥和幸福的善良祈望。

明沈顥《畫塵》：“一幅中有天然候款處，失之則傷局”，可見一幅畫中題款的重要。寇錫元重視款識經營之妙，每幅作品題款他都視為點睛之筆，且文采精緻，顯示出畫家的文人素養，這是與他歷年閱讀古典文學和通覽繪畫先哲作品是分不開的。

寇錫元，是在封閉時期成長，孩提時常與道家僧侶為友，這個與魯迅美術學院相鄰的孩子，自然會被“蜂蝶紛紛逾牆去，却疑春色在鄰家”的學術景象所吸引。從兒時的他就立下長大要學習繪畫的誓言，成人之后，當兵、做工數年痴心不改，到了中年，欣逢盛世，始之拿起畫筆，未經專業深造，數十年苦行，成就今天之成就，實屬不易。他追求時代和文化的巨變，沒有速食般地摹仿和因襲，審慎和刻苦地在傳統海洋里遨遊，他始終堅持“心物一致”的古典原則，借鑒和小翼翼地與西方近代和現代諸流派碰撞。他黎明即起，廢寢忘食，實現和完成着他心中美好的願景，歷煉水墨丹青的涅槃。

寇錫元認為，畫畫不能過早形成風格，過早地固定在一種模式上，尤其在世人急功近利的當下，為蠅頭微利而緊綑和遲誤藝術才華的發展。不重複古人，不重複自己，不崇拜名人大家，不妄自尊大，不妄自菲薄。但不管是什么人，只要有可學之處，就要虛心去學，不怕走得慢，踏踏實實才能進步。畫家還經常教誨其弟子“學畫者先貴立品，立品之人，筆墨外自有一種正大光明之感。”

我望着這位敦厚樸實，不擅言詞的畫家，感到在樸訥的外形之下，他的心中燃燒的是怎樣一股田園詩情和對生活的渴望之火。真的藝術追求必歷諸多苦楚，尤其精神上的苦楚，學畫、學工亦如此。在享樂主義盛行的今天，在現代化進程中艱難前行的中國當代藝術更是如此，沒有歷經磨難這種心理準備和思想，是不可能創作出優秀作品。

寄希望于畫家，并願與你同行。

陳秀慶于戊子仲夏



《春 晓》(180×96cm)2007 年



《乡情》(180 × 96cm) 2007 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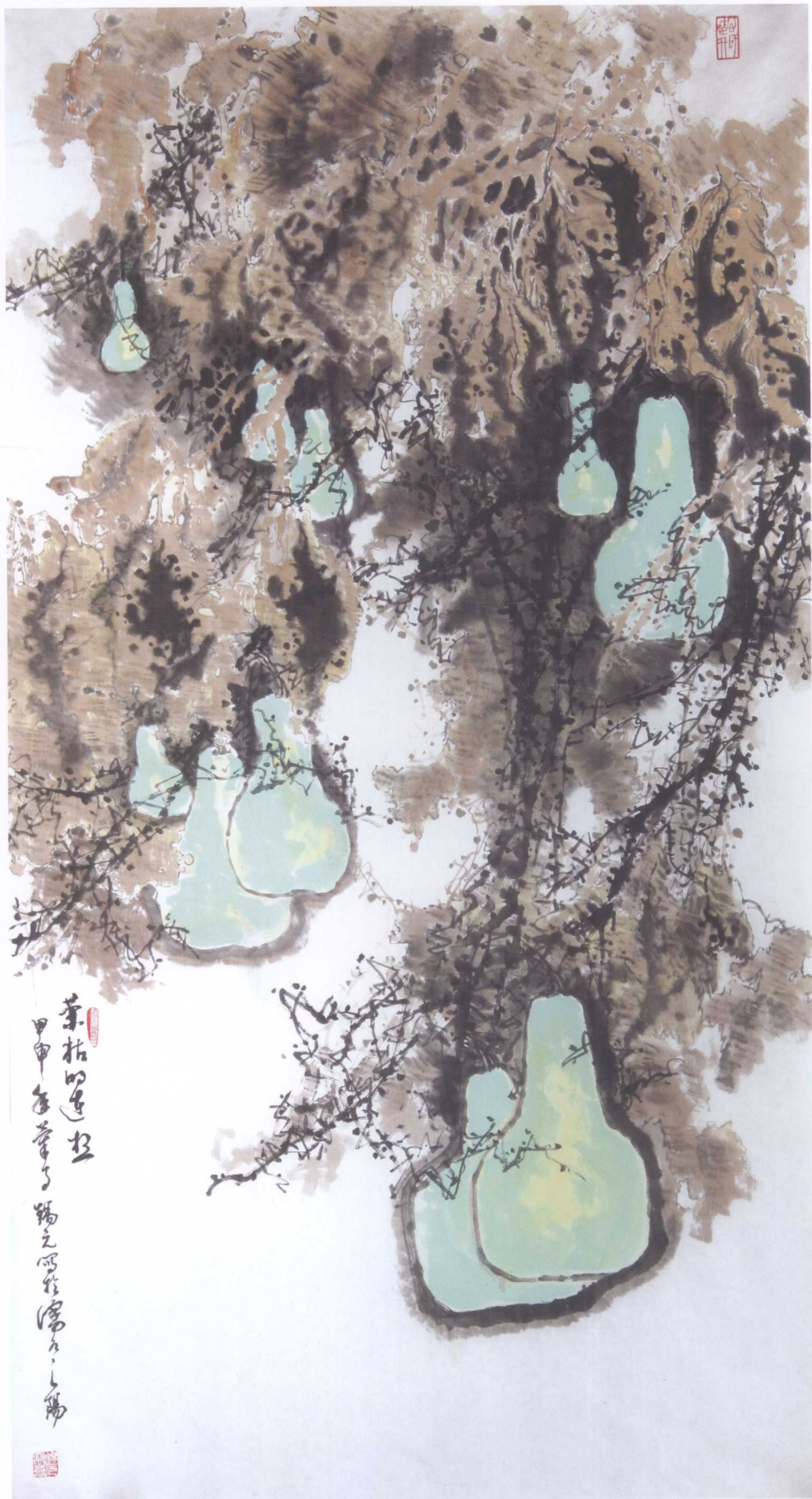
《晚霞西照》(180 × 96cm) 2007 年



《澗水長流》(180×96cm)2007年



《秋意融融》(180×96cm)2006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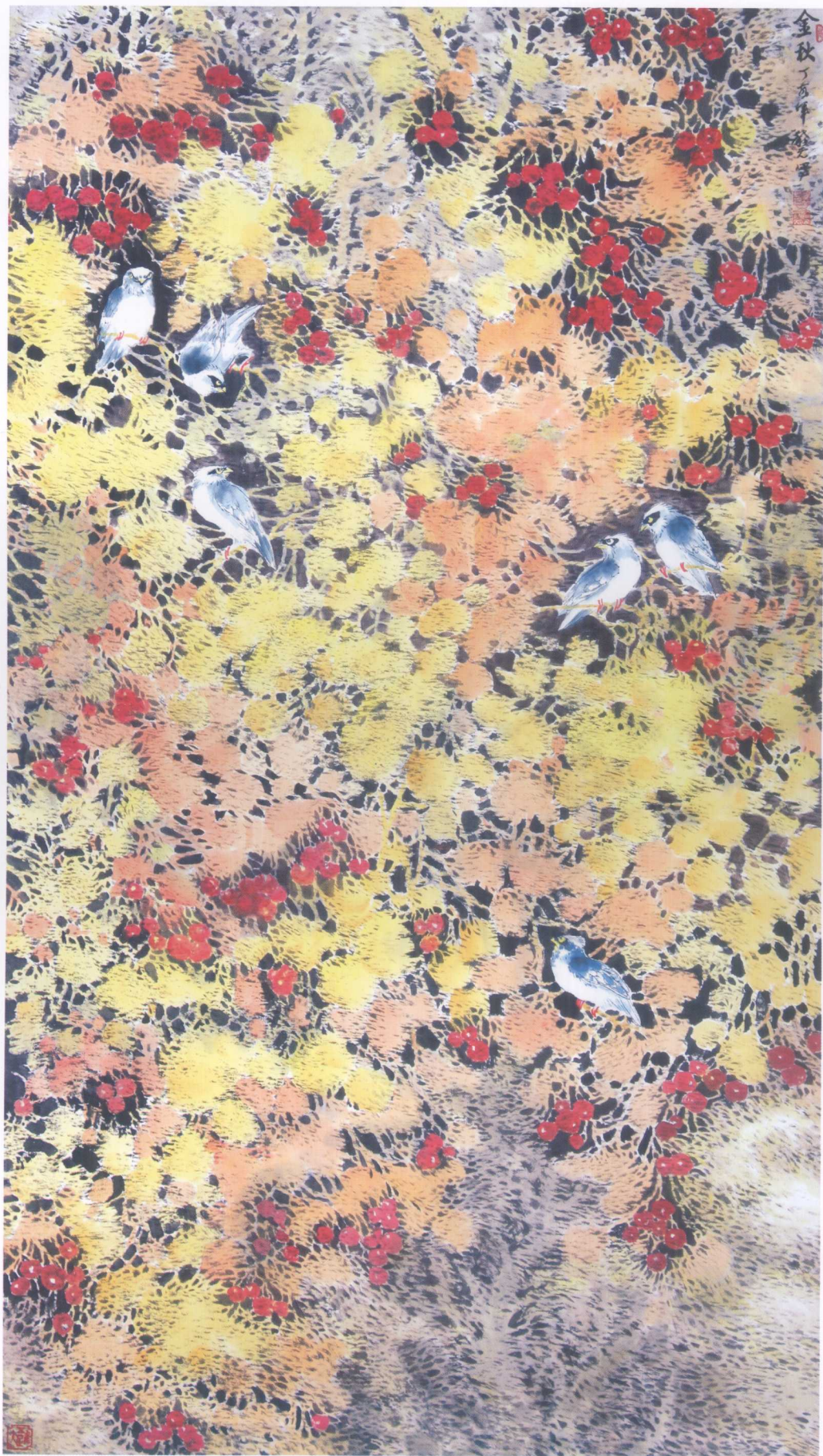
《榮枯的聯想》(180×96cm)2004年



《松風又暖天地間》(180 × 96cm)2007 年



《雅居圖》(180×96cm)2006年



《金秋》(180 × 96cm) 2007 年



《秋賦圖》(180 × 96cm) 2007 年



《露凝秋晚》(180×96cm)2006年



《献寿图》(136×68cm)2004年



《秋風送爽》(136 × 68cm)2004 年